

九庄奇闻

杨润身



花山文艺出版社

九庄奇闻

杨润身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通过描写一个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篡夺了一个村支部书记权力的党内蠹虫的所做所为，深刻揭露了“四人帮”一伙的反动本质和他们给党、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小说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谁将一己之私利摆在与广大人民利益对立的位置上，谁就注定要垮台。

小说塑造了华满山、丁贵武、田瑞英、洪土娃、姜红霞等一批闪耀着正义光彩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成功地刻划出了姜红牛这一党内蠹虫的丑恶嘴脸。故事曲折，语言朴实，结构严谨，全书充满了农村生活气息和泥土芬芳。

九 庄 奇 闻

杨润身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南宮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2.25印张 6插页 264,000字 印数：1—39,1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85 定价：1.40元



杨润身同志像

杨润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一九二三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少年即投身革命，担任过教员、区委宣传委员、报社指导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的平山县柴庄村剧团是晋察冀边区群众文艺的一面旗帜。一九四八年开始从事专业文艺工作。主要作品有电影文学剧本《白毛女》（与王滨、水华合作）、《探亲记》、《姜喜喜》，长篇小说《风雨柿子岭》等。

一九七九年农历正月，华北平原上下了一场大雪，山山水水都披上了银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发表，象春天的阳光普照大地，许许多多村庄里的庄稼人感到了温暖，受到了鼓舞，脸上荡漾出甜蜜的笑意。坐落在太行山麓、滹沱河畔的九庄大队，却是另一番景象，如同鹤立鸡群，十分独特。

九庄最大的一个生产大队是第九生产队，共七十九户人家，齐住在西南边和尚垵下。丁字街里，是第九生产队的中心地带，但只有少数人家门上贴着对联，吊着红灯，多数人家门前象平时一样的灰不溜丢，显不出过年的样子。

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已到吃早饭时节，不见一个人端着饭碗走出门槛。“文化大革命”以前，多冷的天气，吃饭时间人们也不憋在屋里，齐端着饭碗聚到丁字街上，仨一圈，五一溜，边吃饭边海阔天空地言传天南地北的趣闻乐事。丁字街是九庄最热闹的场所，这些年，这里却越来越冷清了。

猛然，十多人从各自的门里跑了出来：有九队的生产队长高羽巴，有被人称作“混蛋国司令”的肉蛋娘，有九队社员刘淘气，还有一高一矮两个姑娘，都显得十分惊愕：有的瞪眼，有的咧嘴，有的长吸，有的短出。最明显的是高羽巴和肉蛋娘。高羽巴原本扁头偏脑，矮鼻子小眼儿，这时候头

显圆了，鼻子显高了，眼睛显大了。肉蛋娘的脸色本来红得发紫，这时就象做熟的高粱面一般。二人一会儿由惊变怒，怒不可遏。

“肉蛋娘，你也听见有人呐喊‘疙瘩怎么又活啦？’”高羽巴抢先与肉蛋娘搭话。

“我的耳朵又不聋。我端碗饭正往屋里走，碗也摔啦，饭也撒啦！”肉蛋娘摇头晃脑地说。

“你听出是谁呐喊？”高羽巴朝肉蛋娘身边走近一步问。

“我没听出来。你琢磨琢磨是谁呐喊？反正他是成心的！”

高羽巴干咳一声，朝四周瞅瞅，用心地琢磨。

原来是有人呐喊：“疙瘩怎么又活啦！”

难怪惊怒高羽巴和肉蛋娘。“疙瘩”是九庄村头号的恶霸地主，他左耳夹里长着一个肉疙瘩。疙瘩在解放以前，逼租逼债，私吞公款，欺儿害女，穷人都把他骂做活阎王、土皇帝，八路军解放九庄以后，抗日民主政府把疙瘩判处了死刑。谁知，今天早晨却有人在丁字街里喊：“疙瘩怎么又活啦！”

不知刘淘气、矮个子姑娘、高个子姑娘等是害怕变成队长的目标，还是担心锅里的饭食凉了，在街里立了一会，又转回各自的门里。

往柳树井上去挑水的丁贵武走了过来。他高个码，宽肩膀，黑胡须，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犹如关公下界。他的耳目好象不管用了，他不瞧刘淘气等缩回门里，不瞧队长是不是琢磨到他头上。他的脚步不快不慢，不远不近，不左不右，直

然地朝着西南边和尚墙半腰里——他的家里走去。

高羽巴站在丁字街里，脸色一忽儿白一忽儿黑，嘴巴一忽儿张一忽儿闭，突然把脚一跺：“娘的，我非把这吃饱撑的、没事找事的人找见不沾！”

这当儿，有个人从墙角里朝丁字街探头探脑看一眼，又赶紧把头缩回去。肉蛋娘喝一声：“谁？”高羽巴一个飞步赶上去：“张乐乐，你跑不了啦！”

这个叫张乐乐的人畏畏缩缩地从墙角里走出来。他五十余岁年纪，肩挎一个快要散架的粪筐，手拿只剩下了三根铁棍儿的粪叉。不用问，他是起早往什么地方去拾粪刚刚返回来，往家吃早饭去。这位张乐乐的长相和神态很有看头，中等个码，身穿一身灰不灰、蓝不蓝，数不清有多少快补丁的棉衣。光头净脑，眼睛上边没有几根眉毛，鼻子下边没有几根胡须，要不是面皮干皱，就象一个皮球放在了两肩之间。从他的眉眼里，难看出他心田里埋藏着什么。说他埋怨藏忧吧，他的模样儿象当初庙里的快乐佛，眼角嘴角上都挂着笑意；说他储喜存乐吧，他的两脚上又好似挂着两个铁锤，粪筐里的马粪也象有千斤之多。其实，粪筐里超不过二十个马粪蛋，加上干粪皮儿，也过不了三斤重。

“张乐乐，你站下！”高羽巴的嗓门儿不大，吐字够真。

张乐乐立刻把身子又矮了一截：“高队长，有什么吩咐？”

“是不是你呐喊疙瘩又活啦？”

“呐喊疙瘩又活的目的是什么？”肉蛋娘再补充一句。

张乐乐不由得一怔，喘口气，仰脖儿笑笑：“我呐喊疙

瘩又活啦？这是从哪儿说起呀！”

“我高羽巴儿的眼睛不是管着出气的，耳朵不是管着吃饭的，看不见鸟不开枪，瞅不准鱼不撒网！……”

张乐乐的口里无音了。

刘淘气、矮个子姑娘、高个子姑娘等又从各自的门里走出来，好奇地伸长耳朵，睁大眼睛，专心致志地注视着高羽巴，他是无中生有，还是有的放矢？

肉蛋娘说：“你是不是盼着疙瘩还回来？”

张乐乐听了肉蛋娘的话，两腿一软。他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受尽了恶霸地主疙瘩的剥削压迫，是个地地道道的老贫农啊。

张乐乐八岁上的时候，一天，他牵着他家的比狗大不了多少的毛驴往和尚塄下去放牧，一不注意，不见小毛驴哪里去了。那时，和尚塄无峰无沟，光坦坦的象和尚的脑袋，因此叫和尚塄。疙瘩在和尚塄上修建了一个红柱子、琉璃瓦、八个角儿的大凉亭。疙瘩经常拄着文明棍，带着狗腿子、孙子，让花枝招展的丫鬟陪伴着往凉亭里去乘凉。不准平民百姓上和尚塄，违禁者不是受罚就是挨打。张乐乐左找右找找不到他的小毛驴。谁也不会想到张乐乐的小毛驴跑上了和尚塄，又摇头摆尾地进了地主的八角凉亭。小毛驴进了凉亭里边哗啦啦一声，屙下一堆稀巴巴，又卧到凉亭的一角，用尾巴左左右右驱赶落在屁股上的蚊蝇。

“爷爷你快来，你快来！你看这是谁家的驴抢占了咱的凉亭，还给屙了稀巴巴，真臭，真臭！”疙瘩的两个孙子同时走上了凉亭，紧接着，疙瘩和狗腿子也到了。

“岂有此理！”疙瘩气得浑身打颤。

说着话张乐乐找来了。

“这是你的驴？”狗腿子问张乐乐。

张乐乐看看小毛驴，看看小毛驴屙下的稀巴巴，吓得只张口不说话。

“这是你的驴？”狗腿子又问张乐乐。

张乐乐点了一下头，眼里的泪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

“你叫什么？”

“我……我……我叫乐乐。”

“姓么？”

“姓……姓张！”

“去把你老子叫来！”

张乐乐哪敢回家去叫大人，他跑下和尚埝，拐弯抹角地钻进一块庄稼地藏起来。乐乐爹很快得到信儿，一猛气跑上了和尚埝。

“姓张的，你叫你小子把毛驴赶到老爷的凉亭里屙屎，是不是想坏掉老爷的风水，让老爷灭门绝种？”

“我的天！我……我可不敢啊！驴这个下贱东西，不吃五谷杂粮，是六畜。孩子……还没落掉胎毛，不懂四六，你老人家发发善心，饶了我这个该死的吧。”

“饶你？没那么便宜，不送你局子让你蹲黑屋就是高看你！你说，你是认罚还是认罪赔罪吧？”狗腿子越说火越大。

“认罚怎么着，赔罪怎么着？”

“认罚，罚你三十快现大洋。认罪赔罪简单，把驴粪吃了，再把地下舔干净！”

乐乐爹向人说过多次：“穷汉腿里没孬筋”、“人在屋檐下，不敢不低头”，可他连驴的稀屎看也没看一眼，只是往心

里落下几滴泪，就答应了狗腿子提出的第一条。

乐乐爹应罢之后，求借无门，咬牙卖掉了他的半块光景——小毛驴，又含泪卖掉了乐乐娘，才算凑够了三十块现大洋。

乐乐爹清楚乐乐钻进庄稼地藏起来是怕挨打。他寻找见乐乐，对乐乐不骂不打，抱住乐乐哭得吃不下饭，喝不下水，一股劲儿地埋怨自己命苦，不久就得了重病死去了。

张乐乐逃荒要饭，挨狗咬，挨人骂，住破庙；长大一点给人当短工，做羊倌。头上没有少挨打，腿上没有少挨踢。一次土匪抢劫，一个手榴弹在他眼前开了花，把他右手上的二拇指和中指炸掉，叫他的日子更难过。……

张乐乐头上冒出虚汗，结结巴巴地说：“我怎么会盼疙，疙瘩又回来……”

高羽巴火更足，气更盛：“张乐乐，要不是你呐喊‘疙瘩又活了’，我高羽巴就不配在这丁字街里站一站！你反动到何种地步，要把恶霸地主的魂儿招回来，破坏安定团结，咱们长话短说吧：你一天不承认下来，我一天不叫你上工，你十天不承认下来，我十天不叫你上工，你一年不承认下来，我一年不叫你上工”。

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庄稼人劳动手册上写画不上工分儿，嘴巴就要吊起来，身子就得瘫痪了。张乐乐从来没有想过五十多岁就往“阎王殿”里去报到。他不知同别人言谈过多少次，他吃了唐僧肉，他要活到共产主义社会去。可他既清楚高羽巴的模样寒碜，能耐不大，又晓得高羽巴手中有权，舌头有根，说到能够做到。他的面色越来越白，腰杆越来越弯。他想笑，眼里却显出潮湿。他咬了一下

牙齿，伸出三根指头的右手，好象是要狠狠地打他的嘴巴。说时迟，那时快，忽然从柳树井上跑来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伸手抓住了张乐乐三根指头的右手，使张乐乐的右手好象夹进了铁板缝里，动也不能再动。同时，汉子麻利爽快地告诉高羽巴：“高队长，是我呐喊的疙瘩又活啦。”

汉子穿戴平常，相貌一般。上身穿件拆洗过没数遍的。被阳光晒得变成了灰白灰白的蓝色棉制袄，下身穿着膝盖上补着两个大补丁的中式灰棉裤。两个大脚板穿着露着袜子的蹬山鞋。棉袄上有扫不掉的尘灰，棉裤上有洗不下的油污。他个码不矮，腰身不粗，可他的身架子好象挑过千斤担，拉过双吨车，铁赳赳的结实。他长脸大耳，脑门上黑发已经脱落不少，眉毛和黑胡子茬密密实实，眼睫毛又黑又长。左眼上受过伤，有疤拉，左眼小右眼大，眼珠儿很黑很亮。他神态不卑不亢，嗓门不高不低，使人猜不出他是石匠、铁匠、瓦匠、木匠，还是专靠土里刨食的庄稼佬。

汉子的突如其来，使刘淘气、矮个子姑娘都惊愣了。其实，他是到柳树井上挑水的，已经在柳树井上站了一会儿了。高羽巴也有些惊愣，然而他看清了汉子是谁，就不把汉子放在眼里了。好象汉子是个纸糊的小人，他轻轻吹一口，就可以把汉子吹往天边。他朝着汉子迈过一步，闭闭眼睛，再把眼睛睁大，盯往汉子：“是你呐喊‘疙瘩又活啦’？”

“是我。”汉子不动声色地说。

“好得很！”高羽巴轻狂地说罢，轻蔑地挖剝汉子两眼，得意地向汉子伸伸拇哥，两手利索地伸进裤兜，转身朝大队部走去。

二

高羽巴对汉子那样的轻狂和蔑视，不是没有根由，汉子确实是个不能被堂堂的九庄九队队长高羽巴放在眼里的人。身份不同的人曾对汉子做出过五花八门的评论，起过许许多多的外号：

庄稼汉，豁命干，凿死铆儿，倒毒蛋……。

汉子姓华名满山，小名儿牛角。虽然这大半辈子对他来说，几乎尽是倒霉事，但他也有值得光荣和自豪的事情，他左眼上的伤疤就是他对革命做出贡献的标记。一九四七年省城解放的时候，他带领全区的担架营参加了解放省城的战斗。解放军冲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指挥担架营的小伙子们迅速安全地把伤员送入医院。他同两个小伙子还抓了十多个俘虏。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为了掩护一个伤员的安全，上身和右眼被敌人的炮弹炸伤，差点儿去见了阎王。他并非九庄人，冀晋交界的、离九庄九十余里的凤凰岭村是他的故乡。他先任凤凰岭村的支部书记，全国快解放的时候，调京汉路东一个县里任区委组织委员，后任县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五六年升任县委副书记。一九五八年初，县委正书记因病疗养，他代理起正书记的职务。

他当了“县官”，说话办事，穿戴打扮都还象个农民，所以人送外号“庄稼汉”。他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时候，

去一个村里下乡，一肩挎粪筐，一肩背行李，行李上掖着准备随时给军烈属干活用的镰刀和小锄。路过短工市，一个烈属老大娘抢先觅他当短工。他代理县委书记以后，首次去地区招待处参加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传达室一个青年同志误认为他是个庄稼汉，二话不说，把他推出门……

他干起工作来又是个“豁命干”：没明没夜，忘冷忘热，忘渴忘饿，在建社整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一贯是非分明，毫不含糊。有一个离县较远的小村，村支书蜕化成了土皇帝，土皇帝怕人剥下“龙皮”，给他送了一份礼，他接住礼，还说声谢谢，转天扑到小村里，三把两把剥掉了土皇帝的“龙皮”。高兴得有的社员直说快板儿：华书记，太蹊蹊，人送礼，他收礼，收住礼，来摸底，踢开绊脚石，为民出了气，一年变了样，年年唱大戏。

说他倒霉，从一九五九年之后，可以说他就尽是倒霉了。

那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夜晚，西北风在未耕翻的田野里无阻无挡地呼啸着，一堆堆庄稼秸随风而散，丢失在地里的黄豆粒、黑豆粒、小豆粒、红薯块，被黄风卷起的沙土埋没在地下，变成肥料；柿子树上熟透了的柿子，一个个摔落到地下，早已落到地下的红枣随风滚跑。不怕天寒、不怕风卷的三三两两的田鼠以枣充饥，以柿子解渴，而后又悠然自得地把一个个的红枣拖进它们的洞穴里。地委所在的城市里，风同样地呼啸着，马路两旁的槐树枝儿发出“吱儿——吱儿——”的响声，温度急速下降，马路上的行人已经很少。路灯照耀下的、写在或贴在墙壁上的“人民公社好”，“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全民炼钢”、“人有多大

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标语，显得甚是醒目。地委前院的一个可容纳一百五十人的会议室里，座无空位：有地委、专署的负责同志和一般干部，有华满山所在的县里的负责同志，还有记者和省里的几个干部。职务不同，出身不同，心思不同，神态也不同。有的眼睛向下，有的眼睛望墙，有的帽子戴得甚是靠前，让帽沿遮住了他的脸色和眼神。而不少同志全神贯注地听着发言的同志对华满山揭发批判，并义愤填膺地注视着华满山的神态，他们顾不上听一听室外的狂风，顾不上想一想田野里的庄稼秸、黄豆粒、黑豆粒、小豆粒、红薯块、柿子、红枣……。其实，让不少同志全神贯注的是省里一位权力很大的负责同志对华满山做出的批示。一九五八年五月，省里那位权力很大的同志到华满山所在的县里视察工作，华满山向来不陪客。招待所负责同志自做主张，给权力很大的同志做了八荤八素，又买了上等好酒，共花了五十五元。饭后让秘书给留下一人五角钱就扬长而去。华满山知道以后，把欠钱要了回来，并对权力很大的负责同志提出批评。一九五八年七月，华满山听了省里权力很大的负责同志的一次报告，过后，在党内会议上对报告里的某些提法提出不同看法，说：“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全民炼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都值得好好研究一番。又说：“动机再好，热情再高，屎壳螂变不成黄牛，粪草灰做不成面包。”同时还建议采取有力的措施把吹牛热、说谎风刹住。反右倾运动指示刚刚下达，省里权力很大的同志就点了华满山的名，并做出批示，说华满山与党离心离德、问题严重、性质恶劣、态度蛮横，必须给予认真批判，做出严肃处理。

理！

华满山坐在主席台右边靠门口的一张小桌后。他一手攥荷包，一手抓烟袋，右眼合得象受过伤的左眼一般大，对发言的同志一瞧不瞧，对怒目而视他的同志一瞅不瞅。同时他的嘴巴四周的松针一般硬的黑胡子楂儿不住地颤动，一会儿左嘴角裂开一个没有杏核大的小口，“咝儿——”吸进一口寒气，一会儿右嘴角裂开一个没有杏核大的小口，“咝儿——”吸下一口冷风。寒气可以使头脑保持冷静，冷风，可以压一压心肝的阵痛。谁都能够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动机再好，也得不到好的报应。然而，已经看到了报应，还让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泛滥，给形而上学让路，使党的威信遭受损失，使社会主义遭受挫折，使人民群众的生活遭受困难，华满山感到说不出的痛心！

难知揭发批判的同志的心境。一位女同志的发言刚刚结束，省里的一位高个码儿的干部立刻又站立起来。一九五八年秋，高个码干部到华满山的县里下乡三天，就把他做好的一个计划交到华满山手里，华满山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看得明白，计划里建议在一周之内建设起一座一天可生产十万斤高质量白酒的工厂。原料从何而来？当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麦秸。并说酒的质量极佳，味道甚美，还可以代替汽油。华满山看罢计划，习惯地抓了抓胡子拉楂的下巴，唉一声：

“这才是，麦秸要能造出好酒，咱男子汉不是就能生出娃子啦？就是能造出好酒，县里目前也没有条件上马！”硬是把高个子干部气跑。高个子干部揭发了华满山对他的计划死顶硬抗，又怒发冲冠地盯着华满山猛烈开火：

“钢铁元帅升帐，你强调客观困难。炼钢炼铁成绩你县

里在全省倒数第一。省里负责同志在电话里指示你，为了大大放‘粮食卫星’，要你多种高产作物，特别提醒你多栽红薯，你强调已经没有播种面积；有人向你提出拔了玉茭栽山药，你把腿一拍，脑袋一拧：‘扯淡！’你对省负责同志的指示蔑视到何等地步！你……你对三面红旗不满到何等地步！真是狂妄到了极点……”

高个子干部的话音未落，一位矮个子记者在华满山一丈余远的凳子上站立起来。这位矮个子记者和华满山只打过一次交道。那是一九五八年稻子将熟的时候，华满山亲手种植了二亩水稻试验田，试验田的稻子长势甚好，丰收在望。参观的干部、农民都说是“卫星”，矮个子记者为“卫星”写了一篇稿子，将华满山吹捧一番，说一亩稻子可以丰收到十多万斤。如此稿件，在当时大话成风的时候，报纸上是容易刊登的。刊登后，自然要给华满山带来“荣誉”。进而，可能使华满山得到提拔，增加工资，甚至还会使华满山与脚不蹬不转的“两个轱辘”告别，乘坐上可挡寒、挡晒、挡雨、挡风跑得欢快的“四个轮轮”。那样自然也就不会再有眼前的结局了。哪知华满山偏偏眼里没“荣誉”，心里不想“美”，更不想一想后果。矮个子记者要他在稿件上签个名，寄往报社编辑部发表，他看罢稿件，不由得又呲牙又咧嘴，好象记者让他看的不是吹捧他的稿件，而是酸杏和苦梨。

记者愣了：“华书记，你是不是认为我太保守了，把稻子的收获量写的太少了？”

“太——高啦！”华满山把“太”字说得千斤重，字音拉得特别长。

“我从东边海滨公社转到这里来，海滨公社‘卫星’稻

田的牌子标着亩产十二万五千斤，长势可没有你种植的水稻好。”

“写画数字不费力，写画成多少就多少。将来，粮食产量肯定会步步提高。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嘛。目前能叫一亩稻子打过一千斤，我看就是特大的‘卫星’啦！”

记者连一句舒服的话语也没有得到。

记者简单地说了下他与华满山的接触，立刻就给华满山上纲上线：“在万马奔腾，汹涌澎湃，伟大、光荣、幸福的革命风浪里，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态度，都反映着一个人的感情和立场。毫无问题，华满山的一系列的表演，充分地说明了他的感情、立场是与时代的脉搏格格不入的！……”

“是代表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的！”一个大眼睛姑娘挥手打断了记者。大眼睛姑娘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地委机关当干部。

大眼睛姑娘欢眉大眼，面色红润，面颊上有对酒窝，身材苗条，穿一身合体的学生蓝制服，一对辫子垂在胸前，辫梢儿正好与高高的乳房相齐。她深怕别人插话，喘一口气，大眼瞪圆，目光如剑地盯住华满山就又开口：“翻身农民绝不会对新生事物有所怀疑，绝不会对滚滚的革命洪流说三道四，更不会把现象看成本质，把支流看成主流。华满山虽然不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华满山的错误事实和态度，说明他完全背叛了他的阶级，背叛了党和毛主席，堕落成了帝、修、反的代言人，变成了黄世仁、穆仁智之流的应声虫！华满山，难道你还能辩解吗？……”

大眼睛姑娘的话象尖刀捅进华满山的心窝。华满山的爹